

7 格桑梅朵



甜茶馆

正月初八这天，春节后复工的日子。他却去交接工作，准备退休，正式告别工作了三十年的部队。昨晚他笑着说：“那明天我还是要穿军装。”

“穿，穿！”

我知道，这个穿了三十二年军装的人，有多舍不得那身军装，有多舍不得军旅。别人看到的是他光荣退休，我看到的是他万分不舍。

昨晚散步回到部队门口时，他让我先回家，他要到班排看看。我知道，他内心是多么的五味杂陈，百感交集。果然，他回来告诉我，走到办公楼下，看到坐了十几年的办公室还亮着灯，差点没有绷住。

我太理解他的心情了。连我这个只穿了二十一年军装，已退役七八年的人，对军旅生涯都是深深的怀念。何况这个穿了三十多年军装的人，心里又是如何的难以割舍。大年三十那天晚上，按惯例，他要去站一班岗，让战士们看春节联欢晚会。往年好像也没什么，我都懒得去陪他。因为即将离开，今年是站最后一班岗，我和他心里都有了不一样的感受。我不仅陪他去了，还给他照了相。

我不知道他像个战士一样站在岗亭时在想什么。在想他十八岁入伍时青涩、懵懂？还是在想他一心想考军校，从新兵就开始备考，五六点钟起床边烧开水边背政治的执着？是在想终于考上军校时的欢

喜？还是在想从少尉到今天大校这一步步走来的酸甜苦辣？

这世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，我再理解他，也不能真正体会他内心的感受，我只能将心比心地感知他的感受。前几天和一个战友聊天，说我们当兵的初衷大多不是书上说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，而是最朴素的为改变生活现状，寻求生活出路而穿上军装。后来生活好了，出路有了，思想就慢慢转变了。受党受组织的教育，再想想自己一路走过来的不易，就想为新战友们答疑解惑，解决困难，想为部队建设作些贡献，想为国家的建设添砖加瓦，甚至于为祖国付出生命。这个转变过程是慢慢形成的，是潜移默化化的，而又是最真实的。

记得2017年，他到了边防前线驻守。我很担心他的安危，当他回到拉萨时，我第一时间进藏陪他。私下里我问他：

“你在前线时害怕吗？”

“不怕，一颗子弹过来就是一秒钟的事，能为国家献出生命，我觉得光荣。”他若无其事的答案，却让我瞬间泪目。

这两天开始收拾东西。说好的，该丢就丢，该舍就舍。旧衣旧被倒是好说，不要了。可是一遇到军用品，什么挎包水壶留个纪念，各式迷彩服也要各留一套，迷彩包留一个，背包不能丢，佩戴过的从少尉到今天的军衔也不能丢，连常服都要留着，那丢什么呢？简直是无从下手。

我曾是个文学青年

吴微

说起我的学历，参加工作前只是高中，而且还未读完。在那个精神、物质都不太丰盈的年代，读书是我最喜欢的消遣。记得在成都西藏工委子弟班上幼儿园时，放寒假回邛崃，总是和哥哥跑到私人开的书店看小人书，看一本两分或五分，我一看就是一上午，整个寒假几乎都消磨在了这里。上小学后开始看中外小说，自我开蒙，不管繁体字简体字，囫圄吞枣一律收纳。

看书是爱好，久而成习惯，积习难改。上初中那阵，每天我要起很早，走十多里进城上学，书包里没课本但必定有本小说。老师在上面讲课，我在下面看书，多次被老师逮住收缴却依然如故。中午在教室里休息，有了书的陪伴，也不觉得冷清孤寂。后来参加工作进西藏，在修扎墨公路的大山里，能看到小说太难，认识的几个文学青年，因为修的路段不同，彼此几乎见不到面，少了交流的乐趣。

在嘎隆拉山住在51K，手边没书我心很空，所以，择书也不管内容，从朋友那里拿来就看，结果是一本《诗词格律》，通读一遍才知晓写格律诗不论律诗或绝句，要遵守平仄、声律、押韵、对工、对仗等，要求严格。我热衷古诗词的对称美意境美，但连拼音都不会，要学会写诗词先得弄懂四声，我不惧挑战自己，托人在山那边买了本字典，好歹学会了拼音，照毛主席的诗作模板，誓要放眼江山一抒胸怀。提笔时，大脑一片茫然不知怎么开头，始惊觉“书到用时方知少”，自己肚子里那点墨水，连一小片指甲都染不黑，但内心汹涌，灵感文思不断，倘若不写出来，我将食不甘味寝不安枕，走路吃饭上工地，满脑子都是词语句子，简直入魔了。收工后，我经常四处徘徊，构思的句子符咒一样飘浮在眼前，又是青春期，常常做出举杯邀月、倚栏望尽天涯路的模样，分队的男女生看我这样有些恐怖，臆测我正在思春，我不与他们较真，没有读过唐诗宋词的，怎知大江东去金戈铁马，何解晓风残月大漠孤烟，明明我手挽昨夜星辰昨夜风，体会愁情锁眉、忧郁满怀、欲说还休的个中滋味好不好？子非鱼焉知鱼之乐？知我者，谓我心忧，不知我者，谓我何求？

踌躇了好些晚上，我几易其稿，终于填了一首《鹧踏枝》：“旧事纷纭征战早。烟雨苍茫，鼓角声声绕。易改红颜难劲草，苦寒塞进闻鸡晓。如画青山登临小。波海逐帆，品味人间妙。李杜豪情放眼量，开启锦绣横空笑。”不管好坏，大笑一声抛笔，我安然入梦。

在大山里蹉跎了六年后，我调回昌都运输公司机关，地方不大，喜欢文学的自然找上门来。有一天，从广电局来了俩小伙子，其中一位长着黧拔子脸，皮肤微黑，听介绍他毕业于某大学中文系，哇，第一次在陋室接待学府才子，蓬荜生辉啊，我用仰望的热情招待，古人说：“人生快事莫若友，快友之事莫若谈”，既来则侃。那才子坐下来半天不说话，作深沉状，让我感到一丝压力、一丝难堪时，他突然问我：“你看过大仲马写的《茶花女》吗？”我愣了一下，伟大的小仲马用这本书，让我在山上看不得泣不成声，哭得唏哩哗啦，他是故意说错考验我吗？我资历不足斧正错误，罢了。

见我沒有回答，男子滔滔不绝，从辛亥革命说到文艺复兴，从聊斋说到国粹，“你们看过韩滉的画作《韩熙载夜宴图》吧？”

什么？我听错了吗，韩滉画的《五牛图》呀，有唐以来被名家高度称赞为画牛“落笔绝人”，中文系的学子何时张冠李戴得如此彻底？我顿生轻视之心，和他打交道便觉得索然无味。

好不容易遇到一个科班出身的，本以为对自己有助益，结果大失所望。但文学活动仍要参加，那阵昌都地向金地区征文，我写了一首现代诗，居然获得二等奖，发了一个搪瓷缸，一条毛巾；参加硬笔书法赛得优秀，这一切没有鲜花和掌声，甚至还不准大张旗鼓，怕视作非主流的爱好，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，就自己偷着乐吧。

困得慌时又尝试写小说，人物原型来自我修扎墨公路的筑路队，创作了《大路尽头的姑娘们》寄到《西藏文学》，没想到1984年《西藏文学》发表了这篇处女作，稿费14元，这钱不够我买一包烟，可我真的开心呀。人的一生成就有几何？在当时情形下，能被编辑们认可我已相当满足了，也许我已率先走在一些长期爬格子求而不得的作者前，多少是有潜力的。当我正陶醉成就时，渐渐发现身边喜欢文学的人越来越少，渴望有个能在写作上给我指导和启蒙的良师益友，恍似做梦，人们聚在一起不是八卦就是电影，占用了我的构思码文，最后我在越来越窄的文学之路，疏离了初心，偶尔写一两首小诗自娱，那质量江河日下惨不忍睹，真应了古人说的：“刀不磨不快，人不学不明。”我羞愧耐不住寂寞的放任自流，却又想做黯淡求索的一粒种子，盼着精神流放的某一天，长出璀璨的孢芽，绽放内心无与伦比的激情，成为真正的文学青年。

再见，拉萨

朱雪梅

我说，东西太多了，家里放不下。一向节俭的他竟然说：

“实在不行，回去买套房子，弄一间房子当陈列室。”

还有这样的人。

这几天，好像和之前的日子没什么两样。可是，只有我们自己知道，离别情绪一直缠绕在心头，我们谁也不说，仿佛一开口，那不舍就会决堤，就会将我们淹没。

前晚我和他散步，先到一所走了几圈。一所，是他提正营任职的地方，也是他倾注很多心血的地方，所以，对一所一直很有感情。哪怕我们曾经住过的小平房已夷为平地，变成了草坪，每次路过那里，都忍不住多看几眼。现在都还清晰记得，一所院子里的苹果很甜；一所院子里的花红很酸；那棵老杏树每年都会结几颗或几十颗杏子，香甜得令人舍不得下咽；玻璃温室里的番茄又大又红，一掰开，沙瓤白里透红，吃起来粉中带甜；土豆种下后不用太管理，日照强，土豆又粉又绵，还带着回甜味……

从一所出来，来到大操场。以前的大操场边有一大片杨树，每到秋天，杨树叶子黄得发亮，映着蓝天，那是绝美的风景。大操场中间的草坪，长着密密麻麻的三叶草，三叶草从五六月份就开始开花，密密麻麻，白花衬着绿叶，就是一个大草原。来探亲的家属们在草坪上各种拍照，

小孩子们在草坪上各种撒欢……现在大操场修得更有层次感了，标准的塑胶跑道，两个标准的足球场，那片杨树虽然没有了，但种上了四季常青的松树，尤其在这冬天，拉萨一片灰黄的时候，那常青的松树绿更显珍贵。

昨晚我和他又散步到布达拉宫广场。走在宽敞漂亮的布达拉宫广场，看着如油画般的布达拉宫缀在深蓝色天空下，看了三十多年，还是陶醉了。或者说比初见时有了更深层的情感。初见布达拉宫，布达拉宫还是布达拉宫，布达拉宫广场却是另一番景象。广场边上是杂货摊，卖衣服的，卖各种干果的……倒也热闹，叫卖声，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。仿佛一眨眼，就变成了今天的模样，宽敞漂亮，整齐整洁，春节联欢晚会分会场的架子还未撤离，各式彩灯把两旁树装点得绚丽多姿。再见了，布达拉宫！以后肯定还会再来，但再不会像现在，我站在我的窗前就可以把你眺望，我买个菜就可以把你仔细端详，我开个车就在你面前撒欢奔跑……

再见了，军营生活！我们的全部青春岁月。再见了，战友们！肯定会再见，那是不穿军装而相聚的拥抱！

再见了，拉萨！我们工作生活了三十年，不是故乡胜似故乡的地方。再见了，布达拉宫！肯定会再见，那是相思成疾的千里奔赴！



高玉洁 摄

阿里风光

阿里风光

心念念的拉萨！虽然只有匆匆一宿，但我真的就这么来了！

当飞机冲破贡嘎国际机场上空的一片浮云，稳稳地落在跑道上，午后高原上干干净净的阳光正斜斜地眷顾着空旷的原野。飞机缓缓地滑行，远远望去，一排乌青的山脉靠在机场右边，砂砾和石块，还有牧放的羊群自然地镶嵌在山坡上，像一幅粗颗粒的油画画卷，从眼前轻轻地飘过。

接机的朋友告诉我，到拉萨市区还有50多公里车程，沿途景致非常漂亮，于是特意安排我坐副驾驶位置。刚上车，我就有了轻微的高原反应，太阳穴和咽鼓管有隐隐的胀痛感，但这丝毫不影响初来乍到的我对雪域高原的深度向往。

汽车离开机场几百米，向右拐上了一座长长的桥。说是桥，其实更像一座堤坝，因为桥下只有星星点点的水洼。我向驾驶室窗外的方向望去，青青的水草一簇簇站在高高低低的砂砾堆上，或独立成岛，或连成一片，浸漫在清澈见底的水洼中央，一望无际地绵延到远处的山脚下，像极了缩小版的千岛湖。

那种景致，美得简单，美得自然，美得新颖，但又美得有些让人捉摸不透，我甚至怀疑到了江南水乡，与脑海中预设的雪域高原形象毫不相联。

我脱口而出：“那是沼泽地吗？”开车的是位甘肃朋友，在西藏服役，转业已经10多年了。他纠正我说：“那是雅鲁藏布江，只是这个季节、这个地段水量很小。”

雪域高原就这样跃入我的瞳孔里。

在我心目中，高原上的山，自腰而上都

应该覆盖着洁白的雪，或者是裸露的石；高原上的江，也应该在悬崖间热辣翻滚，或者在浪花中嬉笑打闹。而现在，眼前分明布满了砂砾和水草，那应该是水乡江畔常见的平静和闲适。

新奇的感受，让我一下子对高原的神秘多了一份亲近。

我望着车窗外，良久的不语，任凭高原的风和跳动的情绪一排排地倒向车后。我在想，我心中的雅鲁藏布江是条藏族汉子，在影视传播的介质中，那都是一条汹涌澎湃、激情奔放的大江，是什么把它驯服得如

宫，由来已久的景仰突然降临，心中顿时升腾起莫名的亲近感。透过星星点点的街灯和逐渐罩下来的夜色，装扮在屋顶、檐下、墙角、岩壁、楼梯、护栏和围墙上的灯光，已经覆盖了布达拉宫，灯光在落日的余晖里彰显自己的魅力。红山，还有围在红山两旁的高楼轮廓依稀可辨，宫殿上方的天际线在黑幕里留着一道缝，像个想睡觉的孩子半闭着眼睛。天地之间透过薄薄的夜色，与红白分明的布达拉宫浑然一体，与广场上的车水马龙构成动静相宜的朦胧美，这些景象特别适合我们腾出时间，停顿下来在心中漫步。

镜片中的会晤

张翼

此慵懒而安静呢？

这种错位的神秘感，让我对脚下的高原有了强烈的好奇心。我盘点了一下，拉萨只留给了我一夜睡眠的时间，明天一早还得飞向1000多公里外的另一座城市。我扭过头来接机的朋友：不知道晚上有没有时间去看一眼布达拉宫的神秘风采。

汽车载着一众人来到工作地点时已经是下午4点多钟。我们紧锣密鼓地开展完工作后，匆匆扒了几口饭，朋友便把我们带到布达拉宫广场，此时已是初秋拉萨的傍晚时分。

站在广场上，对面就是雄伟的布达拉

“这个秋天/我穿过春色/聆听群山的沉默”见字如晤面，读书亦如读人。当你在读一个熟人的文字时，便能在其间听闻她说话的语气和神态。展读廖维从雪域高原寄来的诗集，眼前浮现出一个女孩子的影像来。

与廖维相识，完全出于偶然。那年在鲁迅文学院学习，一次同学聚会时，云南的丽萍大姐迎来了她。她有点害羞地坐在那里，像一盆洁净的绿植，带着雪山与青草的气息，给人一种天女下凡的感觉。直到大家谈起写作，说起文学，她便活泼起来。她说话先笑，笑得那么清澈，似个不谙世事的孩子。她说自己也写诗，是个工作生活在西藏的四川人。我说，其实你不用写也行，本身就是诗。她听了，脸一下子红了。

因都写诗，就交流了一些对诗歌的看法，加了微信。

自此，好几年过去了。除了偶尔在微信里问候一下，看看她发的朋友圈，很少联系。

这回，她新诗集出世，并寄来了两本，一本又托我带给小城的另一位诗友，实在难得。

一直忙于生存事务，断断续续读完了这本《风生生》，总是被廖维的诗句冲动着，心思也跟着她的诗歌去了那座高原。“路过最原始的村野/连石头，我都当神一样敬仰”“一匹马的回眸”，“但我知道神鹰/必须在空中飞翔/蓝天的蓝就是它的背景”《仰望》，“在这高原的高处/阳光的温暖已经非常勉强/而香火越燃越旺”《藏香》，“生命不能承受之重/为什么不试一试/面向苍穹”《面向苍穹》。读着这样的诗句，躁动的心里也有一片“蓝天的蓝”。看来，神性、圣洁，无疑是诗歌最初的泉眼。

长久的高原生涯，使廖维活成了西藏的一部分，她深爱着这里，无论在梦里，还是在诗里：“我在西藏的梦想着世界，轻轻地诉说，直到我读到了这首《看看》，“我们的脊背被阳光照耀/很暖很暖/我们真的不需要说什么/活到现在，有人说/我的心理年龄只有八岁/如果不写诗/会不会质疑我的心智/笑容，无声地度量时光/尘世的谜语/生命的真谛/我们真的不需要说什么/肚子饿了，吃饭/瞌睡来了，睡觉/我在路边看见一只狗/它一直专注着远方/我看它看呆了/它看远方看呆了”。我会心地笑了，为诗人的可爱而笑，为一个长不大的中年人而笑。

命运的启示、生活的体悟，使她的诗保有了思想的深度：“一个人冥想，宇宙万物/以及人类的道不明说不清”《西藏的五月》，“我坐在八廓街的柳树下/心变得很安静/看着一个个走来的众生”《微光》，“看天，看地/再看看脚下蚂蚁一样的人们/在人间重复移动”《蜈蚣》。当下之感、存在之思，使写作获得了诗意的重量，为她那轻盈明亮的诗风增添了浑厚的力量。

统观廖维的作品，她的诗纯粹、光亮、欢快，大多都是直抒胸臆的随性之作。而在初读她诗歌之时，总感到那文字背后藏着一个孩子，以单纯迷茫的眼神打量着世界，轻轻地诉说，直到我读到了这首《看看》，“我们的脊背被阳光照耀/很暖很暖/我们真的不需要说什么/活到现在，有人说/我的心理年龄只有八岁/如果不写诗/会不会质疑我的心智/笑容，无声地度量时光/尘世的谜语/生命的真谛/我们真的不需要说什么/肚子饿了，吃饭/瞌睡来了，睡觉/我在路边看见一只狗/它一直专注着远方/我看它看呆了/它看远方看呆了”。我会心地笑了，为诗人的可爱而笑，为一个长不大的中年人而笑。

“请梦，晚点开花/然后让拉萨的阳光/像点水的蜻蜓一样/优雅地站在你的眉上”《风眼逢》。“午后的寒凉中/它摇晃着，把花开成自己喜欢的颜色”《午后》。“我的快乐是写诗歌/可以对抗明枪暗箭/即使流言游弋/我也从不放弃种植向日葵/抵御岁月的流逝必是有灵魂的工作/而这个人就不会在俗世中丧失本真”《我原谅了人世间的现实》。再品读这样的句子，我更为诗人的童稚之气而欣喜，为她历遭生活打磨，那个不失本真的我而激发。

“我与我周旋久，宁作我。”（《世说新语·品藻》）。廖维在诗里，还向我们透露出了她快乐的机密，“而是想说/不失童心，必将永远快乐”“拉姆拉措/月光雪人/童年的笑”“透过时光的望远镜/我愿意还是那只停在/小溪旁的小黑鸭”“做一个雪人/带着一身的洁白”。读着这样的诗句，我想，为啥世界这么广阔，生活这么丰盛，为啥我们越活越不满意了，越活越不快乐呢？也许是我们的经验太多了，也许是我们的天真太少了吧！

可我始终坚信，一个人如果有了爱、有了美、有了一颗不泯的童心，就有了诗。那么，生活就不会太灰暗，人生就不至于太糟糕。

“哇，太漂亮了！”旁边一对正在拍照的小情侣发出低声惊叹，把我从热聊中扯了回来。我抬起头望向布达拉宫，突然眼前一亮。

夜和光是一对相互成就的矛盾体，夜色愈浓，灯光愈亮！

刚才还在徐徐夜幕下渲染布达拉宫的灯光，此刻分外明亮起来，白宫的白带着雪花的神洁，红宫的红带着朱砂的沉稳，红宫和白宫错落有致地在红山上层层叠叠，雄壮、大气、精致、震撼！而布达拉宫的上方就是深邃的夜色，连星星都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，天空中唯有弯月高高悬起。

夜空之下，就只剩下轮廓分明、线条分明的布达拉宫在灯光里沉静。此时的布达拉宫已经褪去了白天的喧嚣，也挣脱了突袭而来的春色，像一幅巨大的油画鲜艳地挂在广场的正前方。

拉萨市的建设者们为了让游客留住光影中的布达拉宫，特地 在广场的地面上铺设了一些镜面，俯下身子，把手机垂直架在镜片上，“咔嚓”一声，布达拉宫1300多年来的记忆倒映在镜片里，就这样被游客带走。

这次行程匆忙，没有机会去探寻布达拉宫的内在美，去欣赏这座古代藏式宫殿群深深的内涵带给心灵的震撼，但我还是学着年轻人的样子，把手机架在广场的镜片上，让布达拉宫完美地倒映在我的脑海中，来一场镜片上的会晤。

匆匆一面的雪域高原！匆匆一面的布达拉宫！你就像镜中花，水中月，带着不可捉摸的光和影，征服着信念执着的游客。那就期待再会吧，下次一定不会再是镜片中的会晤！